

增訂格古要論

上海自強書局印行

新增格古要論卷之四

雲間曹昭 明仲著

雲間舒敏 志學編校

吉水王佐 功載校增

新都黃正位 黃叔重校

金石遺文

畫記

唐昌黎韓愈退之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披甲載兵行且不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

手弓矢鉄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
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
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
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
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
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二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
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
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飲者渡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噬
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
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
者馬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馬隼
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

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鉗盞笠筐筥錡斧飲食服用之器壺
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
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碁余幸
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聚集衆工
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
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
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
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
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為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
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
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觀八駿圖說

唐河東柳宗元子厚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者為之圖宋齊以下傳之觀其狀甚恠咸若騫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螂然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矯伏羲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孔子如俱頭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齧草飲水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為負販者有不足為吏者有不足為士大夫者有不足為者視之圓首橫目食穀而食肉絺而清裘而燠一也推進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羲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驊騮曰羲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烏得為牛為蛇為俱頭為龍鳳麒麟螳螂然也哉然而世之

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俱頭之間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聖人出矣

龍馬圖贊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得異馬於河而莫知其形好事者涿人盧遵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鱗虺尾拳毛環目肉鬣馬之靈恠有是耶居帝閑為馬幾二十年從封禪郊籍鳴和鑾者數十事遇禍亂帝西幸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為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于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既覩其形不可以不贊

靈和粹異孕至神兮倮尾童鬣疏紫鱗兮巍然特出瑞聖人兮理平和樂百樂陳兮鳴鑾在御太路遵兮世龐道悖還吾真兮

哀鳴延首慕水濱兮沛馬潛泳旋齋淪兮淵居海逝靈無鄰兮
出處孔時類至仁兮嗟爾衆類孰是倫兮進昏死亂阡厥身兮
匪馬之慕吾誰親兮贊之斯圖宜世珍兮

宋金石遺文

集古錄目序

宋廬陵歐陽脩永叔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疆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
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
角皮革可裘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
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
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餽糧而後進其
崖崩窟塞則遂塋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
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

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以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恠奇偉觀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村破塚神仙鬼物詭恠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錄以為轉寫失真轉一作傳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聚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

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
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久而無不
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
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歐陽修
序

集古錄跋尾

右漢公昉碑者乃漢中太守南陽郭芝為公昉修廟記之漢碑
今在者類多磨滅而此記文字僅存可讀所謂公昉者初不載
其姓名但云君子公昉爾又云耆老相傳以為王莽居攝二年
君為郡吏啖瓜旁有真人居左右莫察君獨進美瓜又從而敬
禮之真人者遂與期谷口山上乃與君神藥日服藥以從當移
意萬里知鳥獸言語是時府君去家七百餘里休謁往來轉景

即至闔郡驚馬自爾府君徙為御史鼠嚙被具君乃畫地為獄
召鼠誅之視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欲從學道頃無所進府君
怒勅尉部吏收公昉妻子戀家不忍去於是乃以葯塗屋柱飲
牛馬六畜須臾有大風雲來迎公昉妻子屋宅六畜脩然與之
俱去其說如此可以為怪異矣嗚呼自聖人沒而異端起戰國
秦漢之際奇辭恠說紛然爭出不可勝數久而佛之徒來自西
夷老之徒起於中國而二患交攻為吾儒者往往牽而從之其
卓然不惑者僅能自守而已欲排其說而黜之常患乎力不足
也如公昉之事以語愚人監子皆知其妄矣不待有力而後能
破其惑也然彼漢人乃刻之金石以傳後世其意惟恐後世之
不信然後之人未必不從而惑也

右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寬碑有二其故吏門生各立其一也

此題名在故吏所立之碑陰其別列于後者在寬子松之碑陰也寬以漢中平二年卒至唐咸亨元年其裔孫胡城公爽以碑歲久皆僕于野為再立之并記其世序嗚呼前世士大夫世家者之譜牒故自中乎至咸亨四百餘年而爽能知世次如此之詳也蓋自黃帝以來子姓分國受姓歷堯舜三代數千歲間詩書所紀皆有次序豈非譜繫流源傳之百世不絕歟此古人所以為重也不然則生於世皆莫自知其所出而昧其世德遠近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僅能識其父祖爾其可忽哉唐世譜牒尤備士大夫務以世家相高至其弊也或陷輕薄婚姻附托邀求貨賂君子患之然而士子修飾喜自樹立兢兢惟恐墜其世業亦以有譜牒而能知其世也今之譜學亡矣雖名臣族未嘗有家譜者然而俗習苟簡廢失者非一豈止家譜而已哉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叙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洒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為奇玩而想見其人也於高文大策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弊精瘦力以學書為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

宋文鑑
百事下

瘦字作
疲字

右昭仁寺碑在幽州唐太宗舉薛舉戰處也唐自起義與羣雄戰處後皆建佛寺云為陣亡士薦福湯武之敗桀紂殺人固亦多矣而商周享國皆數百年其荷天之祐者以其心存大公為民除害也唐之建寺外雖託為戰亡之士其實自贖殺人之咎

爾然撥亂開基有足壯者及區區於此不亦陋哉

碑文朱子奢撰而不著書人名氏字畫甚工此余所錄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施澤及於草木昆虫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為私惠也惟天生萬物所以資於人也然代天而治物者常為之節使其足用於用而不過萬物得遂其生而不失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羲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為萬世之利此所以為聖人也浮圖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為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右司刑寺大腳跡并碑銘二闕朝隱撰附詩曰匪手携之言示之事蓋諭昏愚者不可以理曉而決疑惑者難用空言雖示之

已驗之事猶懼其不信也此自古聖賢以為難語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聖人非棄之也以其語之難也佛為中國大患非止中人以下聰明之智一有惑焉有不能解者矣方武氏之時毒被天下而刑獄慘烈不可勝言而彼佛者遂見光蹟於其間果何為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時盛也視朝隱等碑銘可見矣然禍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銘文辭不足錄錄之者所以警也俾覽者知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盛其金石文章與其人之被禍者如此可以少思焉

右華陽頌唐玄宗詔附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仙道家之事為不誣

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為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為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理之常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不懼者妄貪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為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由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為之其有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於此而復慕於彼不勝其勞是真可笑也

右令長新戒唐開元之治盛玄宗嘗自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

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為縣者皆以新誠刻石今猶有存者
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為貴也玄宗自除難遂至太平
世徒以為英豪之主然不知其興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謂為政
之本末矣然鮮克有終明智所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內
其二虞城其三不知所得之處其四汜水其五穰其六舞陽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
國必視其為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伺其好惡喜懼憂樂而
裨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
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蓋泊
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為者
谷之術所不能為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
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

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十年題名者五百十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一人錄為十卷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並侍或寮屬將佐之咸在或山林處士之相携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歲在丙子是歲天子躬耕籍田肆大赦羣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也清泰二年歲在乙未廢帝潞王篡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瑭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雁門廢帝自焚于洛陽而晉高祖入自太原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